

现代女性随笔精品系列

女记者手记

刘彦丽·李霞编

海天出版社

编 者 简 介

李 震,文学硕士、文艺批评家。1963 年生于陕西,曾在海内外发表理论批评、诗歌、随笔及专著近百万字,文章被收入海内外多种书刊,并多次获奖,曾历任大学文学教师、文学理论编辑和两家杂志的主编,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刘亚丽,女诗人,散文编辑,1961 年生于陕西,曾在《诗刊》、《十月》、《人民文学》、台湾《创世纪》,美国《一行》等海内外上百家报刊发表诗作 300 余首,有诗集《生命的情节》等出版,诗作被收入多种选集和辞书,并多次获奖,1993 年被某刊评选为全国十佳诗人之一,1994 年获人民文学诗歌奖,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美文》杂志编辑。

从容的真实与 凡俗的美丽

——《现代女性随笔精品展》总序

李 震

编这套丛书的冲动完全是起于不经意中的一个有趣的念头，那就是对作为人类的女性与作为文体的随笔的类比。

那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躺在沙发上自由阅读时发生的一个偶然而散淡的想法：文章中的随笔不就是生活中的女人吗？——轻松、随意、信马由缰；而生活中的女人不亦就是文章中的随笔吗？——自由、真实、美丽自如！如果女人写随笔不正像她们逛商场、织毛线、吃零食聊天描眉涂口唇一样自然而然、自得其乐吗？于是便开始有意识翻阅各种话题的女性随笔，竟发现那果然是一个自然、真实、从容而又美丽的世界，既没有空泛的宏论，也没有无病之呻吟，更没有刻意之虚构，让人在从容而舒缓中见出勇敢而执著的真实，在人间烟火的凡俗和琐碎中看到细致而和谐的美丽。那是女人们清闲寂寞时的自言自语、伤心委屈时的哭哭啼啼，是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时哼出的小曲儿，是爱的细节和生活的情节中悠然浮现的梦幻和思索……

于是便认定了随笔是属于女性的，女人大抵都是随笔式的，人们了解女性、认识女性、研究女性最好是通过她们所写的随笔。如果说诗歌是女性灵魂的自白的话，那么随笔则是女性灵魂与肉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对话。随笔状态中的女性比诗歌状态

中的女性更完整、更自然、更接近真实。

由此便产生了编一套女性随笔精品丛书以呈现我们时代最真实的女性和女性最真实的心灵与生存境况的想法。

无巧不“成书”，想法产生后的这个秋天，几位在不同出版社供职的朋友先后约请我们编纂一些有关女性的书，目的是为了向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献上一份厚礼。

于是，这套书便应运而生了。

随笔和女性都是不讲规矩、格式的，但书却要讲。书，需要封面装帧，需要版式设计，也需要有篇约定俗成的序言。而我也乐得借此俗规谈谈对女人、对随笔的一些看法。我之所以在那个慵懒的午后产生类比女人与随笔的念头，恐怕也正是由于这些看法。

记得亚里斯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由于某种缺陷。依我陋见，这种缺陷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理性能力的欠缺；二是体力之不及男人。正是这两方面的缺陷决定了女人的所有的不足与所有的优长，决定了女人成其为女人的原因，决定了女人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 and 命运。体力的不济使她们最终只能屈从于男人，同时使她们在与外界的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并且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和自我守护者；理性能力的欠缺使她们成为一个纯粹而灵敏的感性实体，或曰非理性实体，而对外在秩序、对逻辑与概念失去了天然的兴趣和关怀。这种非理性本质决定了女人具有远比男人强大而敏锐的直觉判断力、情感世界和艺术感受力，譬如人们经常谈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半却是女人的全部，女人对爱情是全身心的投入，随时可以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男人则不同；譬如，女人从事艺术创

造或欣赏艺术作品往往是设身处地式的，而男人从事艺术或欣赏艺术作品则多半是在自娱、品评或游戏；再譬如，在司空见惯的家庭冲击中，妻子们往往自己不讲理，也不愿接受丈夫讲道理，只有通过充分的宣泄、哭闹或者最多让丈夫做出某种哪怕是表面的姿态，不管其合不合理也就破涕为笑了。

理性能力的欠缺和直觉与情感的发达使女性成为审美的实体。女人因美而生，为美而生，女人对美的维护和捍卫不逊于男人对尊严与权力的坚守。因此女人先天地守护着一份洁净和美丽的本性，无论天姿如何，亦不管是否为“悦己者容”，女人总是要洁其身，美其容的，这是她们的本能。有朋友介绍女监生活时说过，不少女犯在牢房中仍坚持用烧过的火柴梗为自己描眉，没有镜子，不惜俯身于污水缸、马桶都要对照检查自己的美丽程度。过去从电影和小说中看过女共产党员在英勇就义的前夕都要理好头发、整好衣才走上刑场。作为女人，她们誓死要给世界留下一尊美的形象。即使现代女性，仍不惜忍饥挨饿地减肥、健美，倾家荡产地购置服饰，割皮掉肉地美容。可见追求美、实现美的价值是女人命中的事业。

理性能力的缺失使女性成为真正专注于自我、专注于内心世界的人。女人似乎天生地对外界缺乏兴趣。她宁愿失去全部的外在世界也不愿放弃一个梦境。可以这样认为：在外形外貌上，女人是这世界最精致最高级的形式，而在内心世界中，女人是这世界最丰富最生动的内容。女人从事艺术向来是藐视形式和技巧的，因为她们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本身便是任何形式所要抵达的极境。

西蒙波娃说过这样的意思：女人是被造就的，而不是天生

的。然而生物意义上的女人则是任何一种历史文化都造就不了的，正是生物意义决定了亚里斯多德所认定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的那些缺陷。所以不管女权主义者如何走向了男权社会的另一个极端，我都认为，女性再翻身解放也不意味着去填补自己的这些缺陷而将自己变成男性。男性的宽容与男权的削减，乃至男女的平等，也不意味着男人应该去与女人交换性别，而只能是尽力地为女性创造自由发挥自己优势的可能。事实上，现代女性已经充分地占有这些可能，并且有效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尽管在中国尚未兴起正规的女权主义运动，但是目前世界最能够以柔克刚、最阴盛阳衰的地方恐怕要算是中国了，不管是女性优长、亦或是欠缺的领域，中国女性都表现出很强的势头，看来真的要应验“21世纪是女性的世纪”这句危言耸听的预言了。

由于职业的习惯和这套丛书的编纂，更使我从具体的细节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女性的走向成熟和日渐崛起。

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的翻身解放是举世瞩目的，其主要标志在于全面职业化和社会角色的确立，一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使中国的妇女解放启始于国家上层建筑和最高权力机构，而落实于经济、政治等社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之中，从1949年以来中国各社会角色的发挥来看，妇女的社会角色的发挥甚至超过了男性，妇女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远比男性重大。然而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却严重被忽略，女性的性别角色长期被掩盖在社会角色之下，这一事实的话语标志便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由此便导致了全社会性的性别差异的抹煞。女性爱美的本性和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以及直觉与情感的优长不仅被剥夺了，而且被男性同化了。女

性在体力上承担了甚至比男性更重的劳动,同时被终止了一切装饰,不管是工农,还是商学兵一律男女同服,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情感生活都被指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方式。如此这般,女人的优势被扼制了,她们所发挥的大多是她们力所不及的欠缺之处。

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角色开始觉醒并得到倡导,然而很快便被发展成为一种女性造神运动,盲从式的性解放和打破家庭的呼声,以及女性创造世界与主宰世界的神话成为80年代中国最激进的现代女性的宣言与目标,并且在文学、尤其是在诗歌和美术中掀起了女性神话的风潮。这一女性造神运动为中国现代女性树起的性别角色实际上是一尊可望不可及的女神,而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挥霍、耗竭了女性的性别优势。人们只能在诗歌和美术作品中去领受女神的威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造就了一批狂热、盲从、虚无的女人和一批闻“开放”而丧胆的保守女性。

如果说,80年代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是诗意化的女神的话,那么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正在向随笔式的女人过渡。90年代以来矫往过正似的懒散、慵倦、从容、凡俗的随笔姿态,正是中国女性精英们有意识地将女神推向人间烟火的努力,她们正在从随笔的情调中找寻一种自然、真实、活生生的女人,那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角色,只有在这样的角色意识之中,女人才能够正常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有希望以一种崭新的角色走入21世纪。

这,便是这套丛书的最原初的动机。

目 录

总序	1
----	---

第一辑 外面的世界

走出国门去采访/陈颀	3
盲游马六甲/雨薇	6
女记者暗访 KTV 包房/盛向红	13
北京女记者夜访芭提雅人妖/杨菊芳	19
战地生涯:巧妆改扮新娘子/戈焰	27
我与宝钢/陈雅妮	31
对“离婚不离家”引发惨案的追踪采访/周新力	42
追星记者的遭遇/王菲	49
金矿采访/穆静	55
外面的世界/冬梅	60

第二辑 漂流的感觉

带着女儿去采访/敬一丹	67
身无分文走拉萨/叶广苓	70
小鸟何处依人/胡舒立	75
我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郗燕	78
乐在其中的“穷采访”/林景怡	86
人活一口气/雨萌 伍智勇	94
一颗眼泪/绒绒	99

漂流的感觉/陆小娅	105
-----------------	-----

第三辑 别人都说我潇洒

一个女记者的自述/秋乡	111
“巫女”/红尘	115
一个年轻女记者的自述/宋晓东	117
容貌的意义/郭艳秋	120
蓝屋子酒吧/散儿	124
我和 PC“谈朋友”/成莫愁	129
自己看生活/刘非小	134
青春不轻/钟欣	137
别人都说我潇洒/徐静	139

第四辑 女人可以做得很大气

“灰姑娘”初当“无冕王”/黑妹	147
晨曦璀璨——中学生记者纪事/王蕤	150
我当记者五年/刘一欣	156
采访未庄/辛琳	159
穆老的情怀/史玉美	162
一种说不清的境界/徐国静	165
面对自己/林白	167
但愿青春永无悔/张筱梅	169
让我感动的是普通人/王葳	172

女人可以做得很大气/杨梓	174
编后记	179

第一辑

· 外面的世界 ·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中国女诗人
舒 婷

走出国门去采访

陈 颐

说出来别人都不会相信，每次一个人出国去采访，一坐上飞机，我总要掉一阵子眼泪。腾空而起的飞机把人送上天空，双腿离开了坚实的土地，告别了熟悉的一切，将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整个心里充满着一种事事两茫茫的孤独感。

女人是敏感多情的，女人也是坚强勇敢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这句话在国内时很难体会，只有出了国，与来自各个国家的记者们共同在一起采访时，便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还记得 1986 年第一次被派去加拿大采访“世界交通通讯博览会”，团里十几个记者来自北美、欧洲、拉美、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工作的时候每个人各干各的，抢着提问，急匆匆的发稿。休息的时候，这些天性活跃的记者们便会闹腾出许多新花样。当时，刚刚开放几年的中国远远不像今天这样为世界所瞩目和关切。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中国神秘莫测，尽管那一年我才 26 岁，天真无邪，但在这些外国记者眼里，我与他们不一样。这种距离隔开了我与他们的交流。白天他们之间随便开玩笑，晚上互相招呼着上酒吧娱乐，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听着他们夜里回来的笑声，我非常想家。

第二次出国是1987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邀请各国记者在德国参加“未来航空业发展趋势”研讨会，并在会后赴法国参观“世界航空展”。我又是单枪匹马去采访。这次的记者们都是专门报道航空方面的专家，在巴黎航空展览上，他们低着头就能听出飞机的型号，并预测着哪些飞机将会有市场和生命力。这一次，我采取了当年毛主席所说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战略战术，不断向这些专家型的记者们提问。其实人都一样，尽管肤色不同、国籍不同，但当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就会成为朋友。我很自然地成了团里的一个受人欢迎的成员。

当整个采访活动结束后，在欢送晚会上，我们的团长讲了一段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欢送辞：“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东方太阳，她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欢乐。为了感谢她，我们送给她一件珍贵的小礼物。”我收到了一张美丽的卡片，里面写满了团里所有记者留给我的地址和电话，当然还有他们热情幽默的赠言。

在飞机场，团长告诉我，他们从前接待的中国代表团的人总是严肃地板着脸孔，似乎中国人总是给人不合群的感觉，使大家彼此挺别扭。此次，我和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由此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我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的行动竟然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新形象。

说实在话，采访的时候，我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会给工作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直到1990年我有了孩子后，两次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国际会议时，我感受到了一个中国女人、特别是职业女性所享受到的平等和尊重的自豪。这两次的会议一个是讨论“女记者在经济报道中的作用”，另一个是关于人口问题，所以来的记者大部分是女性。女人之间的沟通更容易些，又因为

同是亚洲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谈我们的愿望、工作中的追求、生活中的百味。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女记者单身的很多，因为她们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在家生儿育女、伺候丈夫。当她们听我说，中国丈夫也同样管家、做饭、看孩子时，大叫道：“帮我们找一个这样的中国男人作老公。”新加坡《联合早报》经济部主任对我说：“我母亲前些年回了一趟福建老家，回来时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她的全部行装都被亲戚们拿走了。从此，我们都怕中国来的人了。这次，从你的打扮和谈吐中我感觉到，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我妈妈可以再回去看看了。”女人们总是从生活的细节看社会的变化，并用特有的细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出国采访的女记者便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记录者，她还是一个传播者，在外国人眼里，女人或许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角度，一种独特的象征。

1993年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的热点。去年当我和国内7个女记者去美国采访时，每到一处，都被它的热度所包围。人们不断地向我们提问，尤其是与美国女记者们的座谈，我们对问题的回答和见解使她们吃惊地说：“没有想到你们是这样自信和坦诚。”她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中国已不是原来的中国，中国女人更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想想这几年出国的种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点便是：只有国家强大了，它的人民才会受人尊敬。

当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同时，作为一个记者更需要睁大了双眼。出国采访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记者这个职业将我推上了世界风云的大舞台。

盲游马六甲

雨 薇

即将出游马六甲镇时，才知道随行的导游是讲英语的印度小伙子。

用少得可怜的英语问印度小伙子能不能讲华语，他调皮地笑着说：“no, no,”不忍看我们失望，他开口唱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用汉语，我们高兴得与他一起唱着踏上了旅游车。

车一启动，小伙子就尽职地履行他导游的职责，但讲说的内容我们无法听懂，看来这趟行程不会增加给我们多一点儿的有关马六甲的知识，于是安慰自己，就当忘带了耳朵，让感觉的触角灵动着……

走进蕉林中的木梯小楼

11月，正是马来西亚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气相对凉爽，清雨不时飘逸而来，沐浴过的蕉林椰树显出滴翠的洁净。

车行半途，就有别致的木楼不断拨开深锁的浓荫撞目闪过，无论是低垂着帘幕的楼阁，还是停放着车辆的院落，都显得与世隔绝地不起尘嚣。想必那是马来土著人的居处。

车子善解人意地停在一栋木楼旁，准确点应是木屋，因为高地面几天的底层不能称为正式楼层，大概是马来人用以防潮防虫害，抑或是储存货物之所。

学着印度小伙子的样儿，坐在木梯上脱去鞋子，赤脚走进堂屋。屋内收拾得干净利落，简单的家用摆设令屋子的空间显得宽大。堂屋有着通往各房的门，像所有游客一样，掀开悬吊着的花门帘，走进去左顾右盼，长廊似的“炕”上没有睡具，更像家庭舞台，根本无法猜度哪一间更像闺中的卧房。

脚踩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从东屋到西屋，见到一位老太太，安坐在“炕”沿，我断想她是这屋的主人，见我看她，她也还我一个老年人才会有平淡微笑。

再往后入门，这间置放着冰箱等现代化炊具的屋正中，一位身着纱丽的马来少女，正妩媚地朝我微笑，笑意羞涩。

“这是你的家吗？”我用生硬的英语问她。她冲我点头。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接下来的问题我只能凭感觉自己猜测——他们也许把许多日常的用品都收拾在木板壁橱内，脚下地窖也许存放着经年不衰的果品，而那些高开的窗子，最主要的是为妇女们推开窗时，就能眺望蕉林中劳作的丈夫。

楼外，一大片绿地上种植着许多花草，阵阵风来带着花儿的细语和椰的呢喃。我想，夜夜月光荡漾时，若没有多情的马来小伙子依树而歌，没有美丽的马来姑娘依窗守候，那岂不是太辜负了美景和月华。